

世界处于国际格局转换、新旧权力消长、保守主义回流、“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与新一轮产业革命兴起的交汇期等变革性现象风起云涌。“变”是这个大时代的主基调，因“变”而生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等时代特征日益凸显，世界开始进入持续性动荡阶段。这场动荡对国际社会冲击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为百年来所罕见。在此关键时期，二十国集团（G20）该如何应对？

东道主“不淡定”

“这是（G20）合适的举办地”“采取一切措施团结起来”“我们会做得很棒”……2018年12月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一落幕，承接下一届举办权的日本大阪就处于高度的工作热情甚至有些亢奋中。自从2018年促成没有美国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后，安倍晋三政府感到自己也有“惊人的主导力”，渴望扮演制订世界经济甚至国际关系规则的角色，那么接下去最合适的舞台莫过于G20。

“现在，最激动也最不安的当是麻生财相。”在《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上杉素直眼里，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把G20当成自己的“宿命”。2008年秋，震撼性的雷曼公司倒闭危机后，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前景，时任首相的麻生率先力促西方七国与新兴经济体达成将G20由各国财长（或央行行长）会议升至首脑会议，作为接受日本建议的“代价”，首次峰会定在美国，其间，英国首相布朗曾跟麻生打趣：“希望G20在日本开会时，我还能有幸碰见您。”这是一语双关，低迷的国内经济，越发呈现冲突性的国际贸易和政治秩序，不仅令西方政治人物难做长远打算，也难奢望自己牢固掌权，推进共同的事业。果然，麻生期待首相任内见证日本举办G20峰会的愿望落空了。

11年后，带着宦海沉浮、艰难谈判乃至树立丰碑等复杂感情的麻生如愿以偿，为了办好峰会，他和首相安倍早在2018年夏天就进行筹备，尤其人事上，特意将财务省财务官浅川雅

嗣和金融厅金融国际审议官冰见野良三拉进核心班子，他俩是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及CPTPP谈判的日方灵魂人物，对设计大阪峰会议题与内容至关重要。据消息人士称，因美国贸易战而起的国际经济秩序动荡，多国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之势让身为全球化旗手的G20显得有些吃力，“大阪峰会是个岔路口，G20同时存在向好和向坏的几率。”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涉称，“这个节点上，麻生团队权衡利弊，为峰会准备了这样的议题——应对全球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

在日本财务省和学术界认知里，导致2008年雷曼危机的美国房地产债务泡沫，间接原因是新兴国家的过剩储蓄导致投资资金膨胀，资金流向过度消费的美国，进而引发不平衡。危机后的国际合作协调，主要着眼点本该是改善这种不平衡，但G20内部意见不统一，只关注一时一事的课题，搁置了“不平衡”这一根本性问题。“如果说缺乏平衡的世界经济运行和走样的产业相互依存拖累了全球化的福利，那么G20内部的共识与凝聚力不足，则刺激了保护主义的抬头。”《每日新闻》记者宇都宫裕一称，日本若能引领G20成员解决不平衡（哪怕表达共同解决的意愿），G20作为全球经济指挥中枢的存在感无疑将大大提高，“大阪峰会将成为激发G20活力的契机”。

不过，前行之路何其艰难。教科书里有消除不平衡的捷径，无非是经常项目盈余国（例如日本）降低出口依赖，扩大内需，

2019年6月8日，日本福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行，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发言。



左图：G20峰会前夕，日本警察在大阪城附近加强戒备。